#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

壁水群英問待會元卷之六十八

武事門

兵食（附）軍需

名流畢業

立意破題作其氣養其脉○唐鉞分司晉伏覓給果足以濟難乎世謂濟天下之難者必有以作天下之氣恭其暴斂潢准橫征畢足以濟用乎愚謂濟天下之用者必有以發天下之脉甚矣氣脉之在天下不可不先爲之地也將而無氣則病於怯兵而無氣則病於懦國家所藉以濟難者將與兵爾豈容使之怯且懦哉是故不可無以作其氣財而無脉則易於匱食而無脉則易於乏國家所恃以濟用者財與食爾豈

容使之匿且亦哉是故不可無以養其脉且披圖指示與劉
之念誰無揖蛙日勵伯越之志旋簪況今敵情掩伏撑拄良
難遏面鼻與遊護瞞可而徒諉曰將怯諉曰兵懦嗚呼胡不
思所以作其氣乎振而起之去其怠玩之習激而厲之啓其
勇銳之心隱然當道之熊羆著在山之虎如是則登壇召拜
隨得國士無將而有將北府精銳誰非勇悍無兵而有兵矣
患乎敵難之未濟修府厚生興政之利自致減租賜民漢度
之衆宜腐況今國計空窘牵補頗難軍餉緊急那融莫繼而
徒諉曰財匱諉曰食乏嗚呼胡不思所以養其脉乎軫恤其
彫瘵而使之復覆護其瘡痍而使之瘳毋貽掊斂之蛇毋恣
苛政之虎如是則賦出為淵全濟中興何財而非財乃積乃

倉乃眾餱糧何食而非食奚患國用之未濟
兵精則食不冗〇立國資乎兵兵有餘而食不足是餓其兵
也蓄兵資乎食食有餘而兵不精是蠹其食也是何也兵者
國之爪牙也食者兵之元氣也譬之一家有奴僕以為之紀
綱使早行露宿者惴惴然有待哺之憂服勞執役者逡逡然
無宿飽之望豈惟趨事之心有所不滿而任事亦有所不安
也有不樂為之根本使毀瓦畫墁者乃泛泛然容而用之跌
蕩縱恣者又不斷斷然屏而去之惟斯人也有坐糜廩粟
之患而雖江海亦不足以實漏卮矣是知國以無兵為慮而
兵之冗者尤可慮兵以無食為憂而冗兵之食其食者尤可
憂以此而論講明今日之大計也

稽古偉議

有周以來兵食

有周盛時富藏於民故無取民養兵之費漢興初年民自為兵故無廩兵病民之憂至其後也富藏於國故緩急勞民而養兵遂為民害矣太平一書理財居半周官九式軍旅無預是非弛兵而忘備也及考遺人之職則曰飲食曰委積所以待軍旅者甚備是以宣王中興玁狁徐戎漸征北伐未嘗無兵革之事而鴻鴈之安集萬民之得所又非斂不及民也良由倉積於豳餱峙於申會蒐之備達於衛塲富藏天下自都至野皆有餘積其來非一日矣迨及春秋此制猶在齊師陳鄭申侯共粮晉軍楚地三日館穀是知諸侯之國存在有備安有困民養兵之備乎此有周盛時富藏於民故無取民養兵之費者此也

漢魏以來兵食○漢興之初與民休息田租之賜無歲無之
雖以軍賦取民者有算賦則以民年而算也財富則以富訾
而算也至於故吏佩將軍印者亦給軍賦則又不特取於民
矣是以漢兵出於民費用自給故淮南之民衣裝自備列侯
從軍自貸子錢其取於民者殆亦過甲兵車馬之資是以兵
無坐食之蠹而民無重斂之苦職此由也唐初盛時天下戶
口八百餘萬府兵四十萬皆自食其力不賦於民凡民之
租調以奉上者二十分之十九其一為兵故縣官無受八百
萬之賦然府兵出於民自耕自戰三時務農一時講武而士
無缺食籍藏將府任散田畝而兵無坐蠹所以兵行而民不
知民始而兵不預由此故矣此漢唐初年民自為兵故國無

寡兵病民之憂者此也

**法祖宗故**祖宗以來兵食○乾德開寶間軍行所需皆取辦於所征之國當時雖有水陸之運而粮食之費不仰此役不踰時兵皆精士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在在皆是也軍食非所憂焉迨至景德中契丹犯順一起於倉卒駕幸吳蜀無不為計撤橋收船孰不獻謀獨不聞有調發之軍食之慮則知祖宗之世民間穀粟壅藏有餘而州縣儲峙府庫不竭非若後世切切以軍食為急也自寶元西師之興始有兵儲不足之憂而當路者不思其故自古未有七八十万之兵連四五年而不罷罄天地之所生竭生民之膏血而用且不給如此時者也仁宗勤恤民隱力鑒其弊因嘗出真珠於禁中矣

將以助三司邊儲之費又嘗出銀絹於內府矣將以辦河北市糴之用然供餉餽給日以匱告一時建議之臣或請以和糴或請以屯田以至鬻爵度牒無不爲已而終不足以濟久駐之用然後知師行十萬日費千金誠有國之大計而木牛流馬之制亦出於不得已而創造耳法

南渡發兵惜民○南渡之初將類戲兒之可傚兵殆市人之維時則瀕危而無以濟食垂釁而莫之支大勢凜凜殆不可着千萬米錢而有沉舟死守之誓有歃血力戰之盟而將態虎賜米錢而有赤心報國之願有南兵非昔之駭而兵貌貅賜米錢而月椿之充糴鈔法之更定和糴之通融而財與食丘山焉高宗豈有他哉不過於其氣脉而加之意爾今觀聖

訓有曰金人侵犯以來諸將鎧風奔潰如世忠飛皆累獲捷有可勝之理以黃榜諭中外其所以作其氣者何如又曰民困暴斂乍出塗炭常加優恤皆免賦稅而亳州之民自願輸以助國其所以養其脉者何如蓋氣者人心之所同有也作而興之則皆踴躍以忍傷脉者國用之所自出也養而固之則滋生長而無窮

時務策

財食至於交匱（一）問其財抛降類煩大農窘甚用度撙散總所枵然造弊以權宜也秤提無策而致新舊之俱輕權鹽以助用也變通無術而使公私之交困則莫救其匱問其食國土歲獲稅賦浸虧民亡單貧餉軍莫繼和糴以濟急也吏奸旁緣而適假之以殘民鄰將以佐公也人心疑貳

而未聞樂於納粟無以賑其乏矣故為財食計則有欲撙節其糜費咨卒之無可撙節有欲那融其有無咨卒之無可那融者果終於匱且乏乎抑無以養其脉乎蓋財之脉裕則取之而無窮食之脉厚則用之而不竭奈何自邊釁妄開供億煩興而脉戕於科斂自吏貪饕熾脂膏自肥而脉傷於椎剝自螟旱相困田里蕭條而脉耗於連年之荒歉其脉如此不思所以養之而動則曰財匱動則曰食乏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將諉而不顧乎萬竈雲屯張頤待哺將付之不問乎所幸者天下尚有可續之脉而可不養而全之乎

足食練兵二策

王課督農功帥各自佃荊棘之間家給人足此晉人足食之效也比年以來自孟浪於三京之役而儲

蓄一空自繁費於督府之開而供需百出太倉無旬月之積邊郡待逐年之餉食之匱可慮晉不如是也吳兵輕果燕人所以北府精銳天下稱雄此晉人練兵之驗也比年以來自俱調於京畿而驕冗者多自遠戍於邊陲而疲蒻者半教閱皆兒戲之為陷陣無先登之勇兵之弱可憂晉不如是也

**續集騎珠**

簞食之迎多於餱糧　浚稽無援毋怪降虜
牛酒之獻富於倉粟　祁山少粮難以出師
千里餽粮士有飢色　充食藁節可以使其不叛
諸司供餉師不宿飽　取給桑椹可以責其效死
與其蕭然夕爨廢炊　孰與千耗止資寘類之粟

日費千金芻輸日送　定濬關若惟何弘覆之租
攻我車同我馬人人銳士也何有於不精之思
括有倉行有粟在在委積也何有於絕饋之憂
利源竭於搜括之餘
民生困於剝殘之後
輓輸之役憧憧於道塗而版曹之匱日聞
供億之勞營營於朝夕而州縣之計亦立
一空於關河之役再空於荊蜀之破三空於江淮之擾擾而
民亡聊賴矣
**當務關鍵**首以足食為急。國家比年以來中外所憂者韃
耳冰未合而魏成先棄求紅而胡騎動向猶可曰備邊令至

縣地而不遂向猶可曰防秋今至無日而不秋此朱台符定價出市糴粟實遑時也此范是淮南之間輦運不絕實我倉廩時也而盱眙山陽曾無一月之儲濠梁安豐尚歉半歲之餉諺梅可止渴畫餅可療飢歟嗚呼湟中之穀斛不登羌人敢於爲逆祁山之粮運不繼英雄所以無功愚不知爲今日營平武侯者抑嘗念到此乎

軍餉不充之弊廼者朝廷遣督發之小使州郡被速發之檄責打緊作急取局漸有好着也表之以督軍粮之號委之以催科郡之權激之以常年不同之意警之以後時誤事之辭示之以賞罰在朝廷之法意非不嚴也愚但憂夫子虛於漕舟之裝載而溪壑於囊橐之鮮肥秋聲於粒玉之和糴而

春風於黄金之私財鴻毛於公家之軍需而太山於權門一
請托謳戲酒食之心則速而餉薪兵食之心則不速愛惜妻
子之計則速而痛念赤子之計則不速賞放白催一令則速
而飛芻輓粟之令則不速遲餉若此邊患未知所終也
和糴鬻鹽二策（一）旦邊塵未清戎卒待哺朝廷不得已而和
糴焉吾士大夫决不能為爾民免此擾也然受納以時必無
輸納之勞有無相通必無抑配之弊糶量持平决無厭面之
惜至若斗級要索吏攬並緣爲其禁則民自樂與官爲市矣
糴本旣給支撥良難朝廷不得已而鬻焉吾士大夫决不能
爲衛民解此苦也然滑摠通融搬載何至於折閱所平市易
價直何至於穹隆隨時發泄又何有走滷之患至若私販低

灣通滯致壅隨宜區處則上下不交相病矣

**主意收結** 要當寬恤民力○雖然民力之竭甚矣求諸販邊之上式不若求諸紓國之文了今天下之家不少矣故民已無貲財如官爵何而高官厚祿之家奚忍坐視國之貧也民已無蓋藏如儲峙何而膏粱厭飫之家奚忍旁觀國之飢也民已無蓄積如征賦何而租食縣官之家奚忍忘懷國之匱也充然有餘猶且靳惜民力幾何而欲責之不已耶為府州官者能以此思之今日之民庶乎有瘳

得良將則可濟○雖然就將與兵財與食而論之則擇將為急將者所以用是三者也有兵而誤於用是奴其兵有財而輕於用是蠹其財有食而耗於用是蝗其食用而不得其所

用則氣雖銳而必沮勝雖盛而必衰一拜韓信則市人皆可以出戰一遣充國則留屯皆可以備羌一用道濟道沙亦可以退虜蓋將得其人出奇運智雖無猶可以使之爲有況三者之俱備乎是知無兵無財無食非國之憂有兵有財有食而不得其所以用有國之深憂也方今拊髀以興思當饋而慨歎筵中豈無一韓一范

故事源流

**經傳總言** 孫子曰千里饋糧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善用兵者取用於國因糧於敵也[illegible]李左車曰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韓信傳陸贄曰儲邊禦戎國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備禦之大經兵不治則無可用之師食不足則

無可固之地理兵在制置得所足食在斂道有方者議

**歷代事實** 晁錯云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當使天下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前食貨志）殷周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刑法志）公劉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于囊爰方啓行（詩公劉）周成王遣人凡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官禮遺人）秦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腄琅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天下始叛也（前主父偃傳）漢王欲捐成皋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曰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臧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兵而東此天所以資漢也

願足下急進兵取滎陽據敖倉之粟王從之通鑑漢引兵定三秦蕭何留收巴蜀鎮撫諭告使給軍食漢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計戶轉漕給軍鄂千秋曰夫漢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粮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此萬世之功也本傳賈誼說文帝曰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上感誼言晁錯復說上曰使天下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於是文帝從錯言令民入粟於邊各以多少級數為差食貨志武帝初國家無事都鄙廩庾盡滿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而後外事四夷海內虛耗嚴助朱買臣等招徠東甌事兩粵江淮之間蕭然煩

費矣其後衛青歲以數萬騎擊匈奴又通西南道千里負擔餽餉率十餘鍾致一石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供府庫並虛稅賦既竭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請令民得買爵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志食貨 宣帝時趙充國曰金城湟中穀賤吾謂敢中丞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中丞請糴百萬止得四十萬義渠再使且費其半於是遂上屯田奏宣帝從之卒滅先零傳本 後漢光武既定河內欲率兵北討乃拜寇恂為河內太守謂曰吾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恂收田租四百萬斛悉以給軍光武軍食急乏恂以輦馬驪駕轉輸前後不絕本傳 三國蜀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同上 魏曹操州郡例置田

官所在積穀倉廪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羣雄雜任收宋檀道濟食盡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引兵徐出魏人以為有伏兵不敢逼道濟全軍而返通鑑武帝北伐王鎮惡據潼關將士乏食乃親到弘農督義租百姓競送義粟軍食復振撰傳林宋武伐慕容超入大峴曰餘糧棲畝軍無匱乏之患紀南李唐高祖軍至西河世民曰今不救被野何憂乏糧李密顧戀倉廪未遑遠略通鑑肅宗至平涼杜鴻漸曰靈武兵食完富若迎太子至此南向以定中原此萬世一時也唐德宗時陸贄曰邊之大要在食與兵今食則無儲兵則乏帥謂宜脩備其可得乎近者沿邊諸州頻歲大稔穀糴豐賤殊異往時此乃天贊國家永固封略之時也而尚日不

暇給胥無遠圖軍府有歉食之詞穡人有悔耕之意夫贊而不受其利農傷而不恤其窮及凶災流行播殖情廢雖後悔恨將何可追耕兵之所屯食最為急若無儲蓄是棄封疆自昔敗亂之由多因饋餉不足將欲安邊允宜積穀今當歲稔合益軍儲及辦聚蓄之資用供朝夕之費倘遇災難則如之何

皇朝[illegible]太祖建隆元年召三司使問兵食之數張美曰懷州從邇上黨刺史馬令琮日夜儲蓄以待王師上善之通鑑太祖謂趙普曰吾家之事惟養兵可為百代之利蓋凶年飢饉有叛民而無叛兵不幸樂歲變生有叛兵而無叛民予謂議者以本朝養兵為大費欲復寓兵於農之法書生之見可言

而不可用哉邵氏聞見錄 太宗端拱初北虜寇邊張洎奏曰衆兵積穀分屯塞下來則備禦去則勿追足矣通略 淳化五年張詠至益州聽民得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詠計軍食可支二歲乃奏罷陝西運粮上喜續長編 眞宗景德二年先是河北轉運使劉綜上言漢晁錯請入粟授以爵今河北諸州聚兵粮饋勞費望行漢制以濟軍旣而許無豹役者望許進獻粮授以官秩事下三司議奏請以粟多少地遠近爲差從之同 四年詔諸路所上軍儲之數自今先下樞密院籍記送中書 凡遣戍兵必預度所在資要典約 上因問李迪以陝西兵數對曰臣爲轉運時以方寸小册記兵及粮以備調發上曰不意頗牧在吾禁中典彙 仁宗慶曆五年李參爲陝西轉運戍

兵多而食苦不足參視民闕乏之時令自隱度穀麥之數預貸以官錢穀麥熟則償之謂之青苗兵食常有餘纔韓琦議及養兵事慨然曰琦有所思而得未嘗語人人亦必信養兵雖非古然自有利處不為不深議者但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石壕吏一篇調兵於民弊乃至此後世既收強悍無賴者以為兵良民雖稅斂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此豈小補哉孝宗乾道元年錢端禮等奏差官措置官莊田以助營屯異時租入多則軍儲可足民力可寬上曰永豐圩見隸建康行宮歲收米三萬餘石朕欲撥付建康軍中以助軍食[illegible]四年詔欲豐軍食之儲必講屯田之制先積粟以為資乃屬兵而必戰同上

先正論選

呂公著上言自古治戎之策雖三代之盛亦不過來則禦之去則捨之道莫先於積穀臣嘗任定州路安撫使河北沿邊大約有十年粮蓋令商賈輸粟塞上而算請錢貨於京師故能致此豐羨訪聞西陲自兵興後至今所儲軍粮只可一二年若緩急更添屯軍馬何以供之乞令陝西經略司轉運司同共擘作計置使沿邊皆增及五年之蓄如此攻雖不足守則有餘

司馬光上英宗曰邊城之請兵無窮朝廷之募兵無已倉廩之粟帛有限百姓之膏血有涯不知國家長此沉瘵何時當瘳乎天下之患終在腹心而始在邊鄙邊鄙之患輕在禦敵而重在發兵漢以匈奴千里轉餉而天下困唐以藩鎮耗竭

國用而人心離則今日養兵之弊終爲他日腹心之大患

嘉熙表劄師飽而奮則可以成功氣餒而怯則無以應敵故啓行莫急於裹糧足兵莫先於足食務墾下之粟晁錯所以備匈奴增湟中之粟充國所以制羌虜自我有狄患以來兩淮之田既荒而江淮之師仰給於江東兩浙矣京襄之地既失而岳鄂之軍仰給於江西湖廣矣國境日蹙軍儲日艱謂宜倣入粟之制下揔制司諭湖廣之商俾令通糴販以救上流之急優其價直蠲其征稅視其多寡等第補爵則必有樂於赴公上之急者矣

文集萬策 蘇東坡云夫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此二者相勝而不可並行其勢然也今夫有百

頃之閑田則足以牧馬千駟而不知其費聚千駟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易曉也昔者之制有以更之卒而無營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其為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于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于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于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穀不惟以自贍養而又有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其兵雖聚于京師而天下亦不至于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蘇軾 鄭景望云自兵農既分勢不可復合方其有事帶甲荷戈征戍遠役而農

民不知撤革之後不得不衣食縣官勞役相資無可奈何率三四甿之力養一空拳之夫其間疲軟老弱雜厠尺籍主師豢安不加揀擇平時公家役作肩負擔石喘息流汗卒有緩急固不可用而例爾豢養甚無謂也三歲一郊無橫草之功而捐巨億之金帛次第犒給又何為也

兵食二　　軍需　　以應辨軍需立說

策頭財與兵孰重愚則曰財重兵與財孰急愚則曰兵急夫師行十萬日費千金兵之所恃宜莫先於財也而愚生妄論時務竊以兵為急何哉亦嘗掩卷而思之矣養兵費財其費有限興師費財其費無窮國家竭東南一隅之賦以贍列屯百萬之兵費亦廣矣稱提銅楮阜通茶鹽輸納官租槩量斛

而問之則曰廩兵整革冗名裁省供億廣行和糴用職收民問之則曰廩兵須降僧牒多為鬻爵措置也因撙節浮費問之則亦曰廩兵嗟夫廩兵誠重費也舟通陸輦今有年矣而耗於餽餉者凡幾困傾廩倒今有年矣而竭於贍急者凡幾天不雨鬼不輸是毋怪乎上下皇皇若有朝不謀夕之憂也執事者其將以財為慮乎抑將以兵為慮乎

**策議** 昔紹興初朱勝非出師江西親覩正稅之外科擾特重亟馳釗奏大略謂沿途所見民居蕭然而和糴等弊乞少革之豈謂今日兵興以來科取紛出猶有如勝非所論之弊乎姑讀小東大東之詩喟然長歎柰何如江浙閩廣等處而遍年不得已之科取小亦於此大亦於此也雖然朝廷固不得

已於民民亦亮朝廷不得已於我頗奉行而司存之者亦當以不已得之心推之爾

士大夫憫斯民之所以靡室靡家而不敢告勞者亦庶幾休兵之在望爾幾年儲峙一燼不留忍於蹈襄陽之故轍乎千艘邀截一技莫施忍於暴重慶之敗局乎寧裹粮以求闢毋挙館穀以待敵有三年之資必思平天水有百日之粮必思滅遼若爾則師老不至於費財斯民可以免轉般之役乃可以見士大夫愛東南之意爾

嗚呼今日邊臣之防秋者亦密矣封襲陞續於廟堂符移旁午於州縣惟曰某舟之當辦也某粟之當辦也至於哨騎長驅如卅塵邑而出一技以辦此虜者誰歟使其果以舟而

飛渡之軍果因糧而制不敢動之處猶不可也乃令數朝廷以艱難之請責州縣以溢額之需詳觀意旨之所在不過事有不辦則歸咎於舟與粟之不辦爾

武庫之儲有限兵家之用無常素具不辦於平時赤手難當於旦夕今日之軍需不得不急也然而軍期色目之夥多內掛歷[illegible]之良窘筋革之供須未辦竹木之科料抑遏與歲中之製造方殷繭絲之促辦又急山童林雍民或破家坊作場催工無安業甚者恭官怙勢奸吏舞文誅求無藝肆箠掠之酷以立威倚辦過嚴示促迫之期而繩下軍需之弊莫此爲極百姓苦之敢憤而不敢訴

事證 申侯見齊桓公曰師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扉屨

左傳四年孫子曰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杜漢武帝時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賞賜五十萬金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使孔僅桑弘羊行天下鹽鐵前食貨志唐德宗時兩河用兵月費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建議以為貨利所聚皆在富商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計天下不過一二千萬則數年之用足也上從之詔借商人錢令度支條上判度支杜佑大索長安中商賈所有貨人不勝苦長安囂然如被寇盜計所得纔八十餘萬緡又括僦櫃質錢凡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百姓為罷市相帥遮宰相馬自訴以千萬數并借商所得纔二百萬緡人已竭矣通鑑

本朝太祖乾德二年上顧左右曰軍旅飢饉當豫為之備不可臨事厚斂於民乃於講武殿後別為內庫以貯金帛號曰封樁庫凡歲終用度贏餘皆入焉　仁宗慶曆五年李參為陝西轉運使關五年矣自軍興諸路經略司多借三司錢以佐軍謂之隨軍錢參權慶州鈞考得所貸入萬緡悉償之遂發其庫鑰　英宗治平二年上問天下金穀因問冗兵之費何倍於昔時歐陽修曰自西事以來邊城廣為守備既增置軍額則歲費益多餘條臣　神宗元豐中上曰秦居關中止以一方事力尚能并一九州今天下之大十倍於秦遂取東南財賦以贍關中吏得名將練兵何為不可　高宗建炎三年上諭宰臣曰國用匱乏正以所費多顧浩曰用兵費財故漢文

帝不言兵而天下富仁邊事稍息則國用自饒上曰朕細思之用兵與營繕最蠹國用深可戒也　紹興七年上因論財用皆出民力苟可已者須極愛惜張浚嘗奏軍中費無限錢糧朕即語之朕何嘗有一錢與卿此皆百姓膏血也　孝宗淳熙十五年上宣諭太子曰當今惟是財賦未甚從容朕每思之須是省郤江州或池州一軍則財賦稍寬嘗今天下財賦以十分爲率八分以上養兵並聖政

吳芾上高宗曰今天下之兵內外何翅三十萬大凡養兵之費殆十之九若更加募何以贍之今欲兵之足莫如核實不得令虛張人數揀其驍銳汰其疲弱使人皆可用則官無費財一舉而兩得矣　陳季雅云漢武帝藉文景六七十年之

富實自馬邑首難迄于貳師之役其擊匈奴凡十四出多不過三十萬人少者纔一二萬人自元光二年至元朔六年纔十年而大農已告匱矣於是置武爵造皮幣告緡錢算舟車爲是一切之政以贍之以七十年之積曾不足以供十年之用雖曰其間雜以宮室遊幸之事大抵用兵之費多矣　鄭景望云漢初年京師有南北軍而郡國有材官騎士皆藏於民而縣官無養兵之困自武帝取胡越勁騎屯於諸宮列殿謂之八校而京師始有養兵之漸自李陵將荆楚勇士習射酒泉張掖謂之五校而邊郡始有養兵之漸其後韓延壽守東郡選騎士爲私從而取官錢帛以給假之而州郡始有養兵之漸

共獻策收結等段並昇第一套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六十八

#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六十九

## 武事門

### 屯營田

名流聚業

**立意發端** 因暇以講屯營○采微之戍方遣杖杜之詩未歌榆柳方培芽葦彌望斷礎舊譙萋烟含熠鴻鴈失中澤之所麋鹿游町畽之場卧虎不噬非仁也彼雖伏而有興起之時蟄鷹不攫非祥也彼雖匿形而為將擊之地惟暇故整惟暇故暇此雖大保自治之時乎此非車攻内脩之日乎然而千里餽粮士有飢色萬竈雲屯嗷嗷待哺退而謀吾之食則度支告竭大農空虛紅腐乏申庚之積耦耕非戊巳之屯四

蜀之總不可以供漢沔之兵湖廣之運不可以達上流之境江浙之餉不可以給兩淮之食寶來安得如塞下積穀安得如渠中運粮安得如渭濟暈沙走敵幸也其可再乎因粮就食暫也其可久乎是必講明屯營之策而後可

講行屯營之策○講行屯營之策於今日亦難乎其為說矣世以為有二焉有閫內之責有閫外之責蓋籌邊者在閫內所以主屯營之議者也禦邊者在閫外所以任屯營之責者也主之者一定則不以方成而遽沮不以異端而遽移任之者一力則耕戰有兩得之利兵民無交病之害矣雖為邊患盖亦有年最秋風一高烽火屢警今既越棗紅而邊柝聲沉矣曩冰凍雖合哨騎猶馳今已更朔易而邊遽暫輟矣綢繆

牖戶預戒徹桑此其時也廟謨宏遠經畫留屯圖議昕庭分命帥閫正欲於小暇之隙而為備豫之計閫之內外講行營屯之策將募民以耕乎抑將部兵以耕乎募民以耕營田是也部兵以耕屯田是也要必兼舉並行可也

**稽古質疑** 漢唐歷代屯營何愚嘗攷之漢之營田以兵唐之營田以民其餘歷代或兵或民蓋不一也漢自通西域始於校尉行卒屯田渠黎而車師前王之庭戊己校尉充國既罷騎兵所留蓋弛刑應募及淮南汝陽步兵故曰九校萬人其部騎佽徤胡騎各千倅馬什二則為游兵以衛田者唐因軍州以置屯田天下之屯凡九百九十有二或隸司農或屬苑內或分諸州軍鎮或以卿少循行或以御史莅輸或有

贅則以兵千人護穫地之良薄與歲之豐凶等而三之屯官叙功則視其等爲上下夫其制之嚴責之專要之以必至之效故充國計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而天寶盛時關隴諸道所收以斛計者餘百九十一萬此其明效大驗然也其他如田渭水田荆州則如漢人之制也任峻之募用隋人之立屯則如唐人之制也要之皆可省運漕而寬國費兵民皆便也

歷代屯營之利○昔者魏武帝之田於許下也以民而田也其始也軍無十日之儲其終也遂有數年之積孰謂民屯之不可興趙充國之屯田於浩亹也以兵而田也其未田也毋有轉輸之患其既田也坐收積穀之利孰謂兵屯之不可乎

諸葛孔明之屯於渭下也兵民雜處百姓按堵軍無私焉則亦在夫主將者處之如何耳孰謂兵民雜屯之不可乎或者又謂地之接乎鄰壤者開田積穀或非所宜夫古之善爲將者猶且因粮於敵孰謂積穀於邊而不可乎

**法祖宗猷** 國朝屯田本末○國初始創營田務於唐鄧襄三州雜置營田使於河北東西路夫創務以督其耕置使而勸其事務農之政可謂切至然以州而論則僅行於三州以路而論則纔縣於兩路猶未及於天下自端拱以來又置使於河北其後樊知古等出使則盡推其法於逐路而屯田之利始博特或調役卒田河北或調丁夫田襄陽兵民盡通用矣然成說未定衆議易搖作室道謀欲書掣肘此君子所深惜

也故雍熙議遣兵於宿亳壽春襄鄧之間田可治者三十六萬頃發兵待敵可也而任事者破其議而終莫興焉淳化命屯田使於河北沿邊之地建田種植禾稼成熟將帥任責勸也而沮其議者頗衆焉中興以來尤切留意書充國留屯之事其勉之也至申建隆歲課之法其督之也勸傚陜西弓箭手之規其謀之也審韓世忠田金陵岳飛田鄂州王之奇田两淮荚玠田梁洋當時淮南官莊四十三耕田二百二十五頃官得萬九千九百九十八石建康官莊三十九耕田一百八十四頃官得六千五百三十石其明驗可見矣

中興屯營作輟）淮右之田建栅而耕此汪澡之言也中興之言屯田者昉乎此荆南之田募人使耕此解潜之言也中

興之言營田者擬乎此三州之田兵民分耕此陝說之言也
中興之別屯營者昉乎此當是時諸充國之備以勝將舉宜
主上請以示羣臣又予之激勸至足或論定而後爲之或熟
議而後行之廷臣之謀畫審矣以規模則必先定以區處則
必得宜以州郡頃畝則必根刷以守將規畫則必精詳然築
室道謀迄無成策不曰兵不可以服田則曰民戶不敢復業
是故吾之遂沮而不行者有之行之未久而中輟者有之其
能爲國宣勞隨地立制上資君用下寬民力者吾見亦罕矣
**聯營閫**遴閫講行屯營、大抵古今未嘗有不可爲之事
特患乎爲之者無其人故職閫内者則當主屯營之議職閫
外者則當任屯營之責何則趙營平金城便宜之奏議者紛

紛魏朔翁主汪屹然不動則西濱以北收被堯之功是主其議者有人也郭汾陽躬耕河中將士有游軍士皆不待勸而卒能成餘粮之效是任其責者有人也方今廟堂經畫既有先定之規繼自今日又使有把握而無沮撓有堅凝而無牽掣則兵屯可行也民屯亦可行也仰間分命既有可任之人繼自今日誠能度地勢以區處隨事力而措置民可復業而使之復兵可就耕而使之耕仍設游兵多為之衛及秋一稔迄保無虞則吾之邊塞可實吾之軍餉可省事力壯而精神充自足以破狂虜之膽而褫其魄不然則公璞承矩 數子將笑人寂寂矣

設官以壯其業○夫田有肥瘠地有高上瀟洫 有涇埜天時

有水旱人力有勤惰此屯營所以難成也故莫若擇官吏致職掌擇精幹之士而知稼穡之事者分部而掌之爲之辨原隰之宜爲之通水泉之利爲之備天時之水旱責人力之勤怠而朝廷又特設大吏以爲之使重其責專其掌以賞罰其用命不用命則屯營之士舉知所務矣此所謂立官吏以掌之者也

屯營得失之異○自何承矩建屯田於滄州而邊民藉其利自景望朱台符置營田於襄唐而歲入益廣然承矩之議始行而沮之者衆景朱之法一改而得不償失雖承矩得一黃懋爲之獨變亂軌轍則十一萬之入不足以償十七萬之費而良法不可復行矣

募民以耕謂之營田　軍憚於耕不能自養

部兵以耕謂之屯田　民憚於戰不能自衛

無事而耕兵不病民　瓦礫之場化為禾黍

有事而戰兵無乏食　荊棘之地化為膏粱

江浙閩蜀則有可耕之人而無可耕之地

兩淮荊襄則有可耕之地而無可耕之人

向之腴田沃壤今皆茅葦白矣

向之鎮邑近地今皆狐嗥而鹿游矣

經畫措置之未幾以小不便而廢者有矣

事功端緒之僅就以小有費而沮者有矣

當今議策

屯營相資而行○屯營備禦良策也竊爲亦今日不可行哉蓋自清野之令行而沿邊之民室廬爲灰矣積聚爲燼矣町畽走麋鹿之群骨肉委豺虎之口矣嗚呼狂韃不足以蹂我淮泗而墟我淮甸者清野之令也潰卒不足以蕩我荊襄而蕩我荊襄者清野之令也彼其澤葵依井荒葛罥簷廡已刓而牖已毀者今將使之穴處乎委耒荒郊投鋤燒野牧亡賣而牛已殲者今將使之市鏄乎犧廢矣復有山林之想澤鴻安復起中澤之思嗚呼大兩淮泗以爲一舉蕩夷之圖何承天之言云耳不知當時清野之令果如今日之嚴否乎沿邊之民可以耕可以戰而三數年間一舉而空之今乃欲使隸名尺籍伍符者從事乎耒耜是何異於舍五穀而

以藥石發生也切切已則有一乎團屯戍之兵以為屯營之衛稍稍聚集給之糧具春夏則借民力以耕在在周防聯之卒伍秋冬則借兵力以守上而廟堂主其議下而帥閫任其責亦庶乎其可行也。

堅定歲月之說○今弱胡之馬遠牧三邊之柝不驚廟謨宏遠經畫留屯團議所庭分命帥閫其亦知整暇矣今之隸名尺籍者使之耕可乎然身應行伍安識耒耜習慣甲衣安知襏襫今之哀鳴轉徙者使之耕可乎然市井焚蕩室廬誰築阡陌蕭條田器誰備借曰事力可辦規模可成又恐粟頻未丹飛哨已集穎金未鋌清野已迫無游兵以衛之可乎豨突其來民將何避狼貪而獵耕將何收不堅壁以待之可乎然

失寔安江沱以兵爲諱視苞苴而授將鉞以厮役而畜行伍時則吾國之軍武以懲創前失而不立女眞之一梟如嘗中原之蝨蚌相持此又上天遺我以立武之暇也而柄臣寡識倚逋寇而爲忠又彼之器械則甚精我之戈朽鉞鈍則不顧彼之烏合則甚衆我之將驕卒惰則不問時則吾國之武事以倚藉逋寇而不立邇者燕城之役闒帥淺謀不知吾國未有生聚敎訓之實而遽欲沼他人之國倡夾攻借助之說而誘豺狼於門戶之內是則吾國之武事以淺謀而不立三原之役闒帥輕擧不知吾國未有車馬器械之修備而遽欲侈東都之會逞乘虛擣空之計而竟狼狽於風鶴之聲是則吾國之武事以輕擧而不立

今之教閱具文○今之兵咨何如哉夫近而三衙本拱衛宮城以爲根本之地也遠而諸軍本屏翰州郡以爲爪牙之計也今試觀之以戈矛器刃自力者幾人以弓弩箭鏃自厲者幾人以心膽膂力自奮者幾人殿步諸司皆市井浮浪之徒諸路禁旅盡田中脆弱之子果能驍勇人人如武雄之軍乎寘借禁借占借者甚衆虛額虛名差破者甚濫三司雖有旬教月教春秋大教然反以爲是官吏賞賜軍將燕犒之日何有於教藝諸郡春秋之教雖差按教之官然反以是爲路分鈐轄吞權攙擾州縣之資何有於按閱

**責將帥**練兵責得主將○雖然其責亦有在也蓋亦申儆列屯之主將嚴飭沿邊之守臣耳蓋兵一也得人則爲虎不

潁之間矣夫魏以邊面在合肥陳潁爲內郡汝潁乃都畿近皆非兵衝則芘屯亦易有如包占寬餘未易經理川原曠衝突無常則烽燧之郊談何容易而羽檄之林討將安出任邊陲之寄要必爲之區畫而後可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未詳

歷代事實 漢文帝時晁錯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二事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錯本傳 漢武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犂時軍旅連出海內虛耗桑弘羊奏可遣屯卒詣故輪臺以東益墾溉田稍築列亭上乃下詔陳悔曰遠田輪臺非所以優民也西域傳 宣帝神爵

三年趙充國度先零羌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上屯田奏願罷騎兵分屯要害處人二十畝益積蓄省大費報從之明年羌降國趙衛充光武建武七年詔杜茂引兵屯田以備胡魏杜茂曹操引水軍自過入淮出淝水軍合淝開芍陂屯田正始間司馬宣王伐吳欲廣積穀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乃著濟河論以爲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屯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計除衆費歲餘五百萬斛六七年間可積千萬斛於淮上此十萬衆五年之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宣王如艾計江淮資食常有儲蓄吳陸遜以所在少穀表令諸將增廣農畝權曰甚善今孫父子親自受田亦欲與

衆均其勞也通鑑晉武帝命羊祜鎮襄陽吳石城守每為邊害祜詭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乃有十年之積唐開軍府以扞要衝因隙地置營田天下屯總九百九十二司農寺每屯三十頃州鎮諸軍每屯五十頃食貨志憲宗元和中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乃以韓重華為京西營田使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贓罪吏給以耒耜耕牛假糧種二歲大熟因募人為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畝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列柵二十墾田三千八百餘頃歲收粟[illegible]萬石省度支二千餘萬緡後党項大擾河西邠寧節度使畢誠亦募士大開營田歲收三十萬斛省度支錢數百

屯田〇太祖建隆三年罷諸道屯田務歸本州縣〇眞宗咸平四年陝西轉運劉綜乞於鎮戎軍置屯田因進安國鎮古制置城壕頒成記一本帝遂從之〇高宗紹興元年詔和州鎮撫使趙霖以屯田決獲上田凡以賞行法則吏必募賞不恤擾民俟其成功朝廷自賞之可也〇孝宗上謂宰臣曰劉光世一軍月費糜給數宜速為屯田之計〇六年上曰前日三大帥歸官除樞引對朕諭以朝廷贍養大兵之久國用既竭民力已困切須與之措置屯田此亦自古已成效然軍人亦須先立家計若有幾口乃可取〇三十年上曰屯田事須是先立規模如一夫合受田多少耕牛若

千若具粮種廬舍之類當令悉有條理規模既定方可行下
候無後來更改之弊　三十一年上諭輔臣曰食者民之天
百姓立可開食若屯田就緒不惟可以裕民亦復助國經費
數十二年議者兆言宜於淮甸屯田以修兵備詔陳應求
往淮東許擧民往淮西措置上謂大臣曰士大夫言屯田皆
甚榮然須先有定論用諸民乎用諸兵乎　陳俊卿曰今西北
歸人正願就耕者甚衆已降牛種本錢於治廬舍矣其後應
求請募民耕荒蠲其徭役乃七年租賦上曰此雖孝宗淳熙
十五年上諭樞密院等二十餘年不可兵一旦使之屯田
不知樂從否師點等奏軍兵久佚初令服田必以為勞才過
一二年人得其利必從不樂屯田本意非止積穀蓋欲諸軍

帝在邊鄙緩急有以爲用上曰此乃寓兵於農之意也同上

營田　本朝太宗端拱二年以陳恕爲河北路招置營田使欲大興營田繼真宗咸平二年耿望知襄州建議襄陽縣有淳河舊作堤截水入官渠溉民田三千頃宜城縣有蠻河溉田七百頃又有屯田三百餘頃請於舊地兼括荒田置營田上中下三務踰仁宗寶元中范仲淹知延州城青澗開營田种世衡在青澗建營田二千頃邊遂富實慶曆元年詔令逐路都部司經置營田以助邊費繼十一月田況言每三兩堡置營田官一員以時耕種農隙則教習武藝以備戰鬪同上高宗紹興元年解潛爲荆南鎮撫使以所管五州絕戶沒官田荒廢者召人使耕分收子利其後荆州軍食多仰給於營田

省縣官之半焉　三年韓世忠爲江東宣撫使上命措置營田世忠募民承佃田租初年全蠲次年半減自此營田專用諸民矣　六年張浚以都督行邊奏江淮屯田爲營田樊賓提領江淮營田公事置司建康府官給牛種撫存流移歲中收穀三十萬有奇（朝野雜記）十年上曰万俟卨論營田之弊極當大抵營田須是軍自爲之則不歛于民而軍食足若使民捨已之田而芸軍之田恐甚於歛民之爲虐也（聖政）十二年進呈皆造參乞與王權同議營田上曰須是令熟議可行與不可行如與之均分其利使軍人樂然從之方可行也

歷代奏議　范仲淹上仁宗臣昨在延州見靑澗城种世衡言欲於本處漸興田利今聞僅獲萬石臣觀今之邊寨皆可使

弓手土兵以守之因置營田據敵定課兵獲羨餘中糶于官人樂其勤公收其利則轉輸之患久可息也

陳康伯上高宗曰古營田之法必行於軍中蓋非特為多事之時用兵進取之計而無事之後人情或怠於此而事營田則可以係衆心寬民力實邊圉守強兵務本之意一舉而兩得之　李太伯云今日公田往往多是籍没之產或為豪黨占佃或以裁價斥賣公家之利亦云薄矣其勢莫若置屯田而領之舉力田之士以為之吏招浮寄之人以為之卒立其家室藝以桑麻三時治田一時習武男耕而後食女蚕而後衣攘粒不取於倉寸帛不取於府而帶甲之士執兵之鋭出盈野入盈城矣

曾鞏云自漢昭始田張掖趙充國耕令居曹操以區區之魏力農許下晉用鄧艾田許昌并稻田襄陽杜預田荆州荀羨田東陽隋耕朔方之地而唐起屯振武皆內益蓄積外有守禦之利故能服夷狄兼鄰國成定南面之業焉宋興嘗罹熙寧開強胡為邊害天子念守兵費廣而趙魏失寧廢耕桑之務於是方田之法自此始逕後開易水疏鷄距修鮑河之利邊屯以次立矣然中國一統內輯百萬之師議者以為豈安然不知兵農兼務哉天子乃遣議臣東出宿亳至壽春西出許潁陳蔡之間至襄鄧得田可治者二十二萬頃欲脩耕屯之業度其功用矣天子尤意嚮之而任事者破壞其計故功不立屯田策陳傅良云今之屯田已試之事也而其事莫著於

漢之充國魏之棗祗嗟乎二子之迹古人之美名也充國以方隆之漢魏垂盡之先零棗祗以未裂之中原營於無虞之許下北從事於此也專其所以善其成者無有則其為之也暇而其責效也亦不亟二子處之奚患哉今日之事未可以是論也秋高馬肥馳突而蹂禾稼者中行說之所以折漢使正胡虜之心未嘗一日忘我者也然則求其利者其無借充國棗祗之美名而不思中行說之實患而緩其備哉屯田論

屯營田二　以得人任責立說

**策頭**興屯營之利者在將帥主屯營之策者在朝廷夫屯營重事也亦難事也懦者畏縮而不敢言怠者苟偷而不敢為立志不堅者或以浮議而易沮設心不廣者或以小費而遽

休議論相持規模不立議綴在于茲矣自非任過闊之寄者規恢經理銳意必行固未見其能有成功也然而謀議已定則不可動搖以敗其計措置已詳則不可沮撓以壞其成自古所患者講明屯營之未有其人也苟得其人必當信任而不易自古所患者規度屯營之未見其利也苟獲其利必當堅守而不移委任以成其志紓徐以要其功是獨非廟堂之所當加意乎

**策段** 古之屯田皆具耕守之利足食足兵於是乎在棗祗許下之屯得粟百萬斛羊祜荊州之屯積餘十年鄧艾淮南之屯十萬衆可支五年食以之經略四方以之彊晉平吳且不特此充國之金城諸葛亮之五丈原婁師德之豐州張公謹

之代莫不有顯效

其在肅宗朝訴夫如雲群策交進上屯田集議者非沈與求乎蓋一屯田事宜者非張浚乎請計口授田貸耕井田器因土宜而勸相者非呂祉乎當時蓋不特此而已也淮西歸正分給屯田則見於李執陳康伯之論奏襄陽歸正分給開田則見於劉邦翰之奏請或降牛種器械仍以抽解竹木分給室廬或隨口數給付椿兌十年差科及免税賦抑何講行屯田之詳如此哉耕屯成則兵食足可以省餉餽可以實邊備竭東南之民力以事西北日蹙於一日而國計屈矣削可燕坐而帶思得人以任責也

兩淮未用兵以前亦嘗行屯田營田矣然行之未幾而罷罷

之末幾而行甲可乙否至于今而卒莫之定也大抵屯戍之卒習於安逸之樂而不能躬稼穡之勞責之霑體塗足則不樂也應募之民樂縣官之假貸則相與而就耕而責之歲入之租則不肯也人情之所不樂所不肯是將强之而不行乎亦在得人以任之爾

今欲興屯田之利愚謂當責之以專任之以久而主之者有其人也充國之屯田初是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而丞相魏相獨曰後將軍數畫軍册其言常是而卒獲其利今朝廷加意邊防誠能於所在制置各設一司以領之經畫之事許從便宜隨鍋之任許自辟置冒占之田力行追收荒廢之土悉與經闢俟其就緒則優以恩寵不搖於浮議不沮於小節

則其功可計日而成矣

事類 蜀諸葛亮每以粮少使已志不伸乃以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人會安堵軍無私焉 魏武既破黃巾欲經略四方而苦軍食不足棗祗請建置屯田操以祗為屯田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石於是郡國例置田官數年之間所在積粟倉廩皆滿 盖國之饒起於棗祗而成於峻 紀唐代宗時郭子儀以河中軍食常乏乃躬耕百畝將校以是為差軍士皆不勸而耕卒成野無曠土軍有餘粮之效 裴師德為豐州都督衣皮褲率士卒屯田積穀百萬 畢誠為邠寧節度河西供軍使時戍兵常苦調饟之誠募士置屯田歲收穀三十萬斛以省

度支經費同上

本朝太祖建隆三年先是唐主用李德明議興復曠土爲屯田以廣兵食所使典掌者非人侵擾州縣大爲民患至是悉罷使職委所屬縣令佐與常賦俱詔隨所入租十分賜一以爲禄廩民稍休息焉 太宗淳化四年初何承矩至滄州即建屯田之議上意頗嚮之既而河北頻年水潦河流滿溢處處蓄爲陂塘妨種藝承矩請因其勢大興屯田種稻以足食因詔承矩往河北按視 仁宗慶曆三年龐籍爲延安帥築十一城於險要其可食之田盡募民耕之遂爲樂土 高宗紹興初陳規爲安復漢陽軍鎮撫使以境內多官田荒田命射士民兵分地耕墾凡軍士所屯之田相其險隘立爲堡寨

寇至則保聚捍禦無事則乘時田作射士皆分半以耕屯田少增錢粮官給牛種收其租利有急則罷從軍對朝韓記三年韓世忠在淮東屯田命即閩中市千牛賜之上同吴玠歲屯田至十萬斛又調戍兵命梁洋守將治堡城廢堰廣溉民田復業數萬朝廷嘉賞錫誥行 孝宗乾道元年詔兩淮合行屯田以便軍食昨來郭振於六合措置已見就緒今來已除鎮江府都統制所有淮南東路屯田理合委官令郭振王弗周綜疾速措置其合用種粮農具牛馬等一就條具聞奏 淳熙十年詔建康都統郭剛言朕聞屯田内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趙充國陳便宜十二事其說曉然又欲推而行之患無其人閑而不講卿宿將虎臣通於兵事可以倚仗其討度閒田

與洪人數甚用凡所以施行之策詳悉條具開奏　吕祉上

高宗令軍中招徠之衆類皆南畝之人但習於偷惰遂忘故業沿江諸處沃野迥壞君計口授田貸之耕牛田器因其土宜而勸相之豈有不可令法行之初雖若強之及其收成獲利始知耕稼之樂競趍本業不待勸相故趙充國惓惓於此誠得寓兵守邊省財足用之要此事全在守將得人行之如何耳上同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卷

#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七十

## 武事門

教閱 附 揀汰 陣法 兵法

名流舉業

**立意緊端** 儆軍實振軍聲 羽檄風清蜂屯雲列時則儆軍實以立戰守之具狼烽晝警虎旅星馳時則振軍聲以收戰守之功申儆軍實凜然如禍至之無日者所以立戰守之具也大振軍聲赫然冀中興於指日者所以收戰守之功也聲實相須並實儆則軍聲振矣夫楚卒已老必無虎視以威漢市可無爭免烏合之勢則軍實何可以不儆必簡易練精改紀其國政汰游鼓弱申訓其國人如是而後戰守之具立八

千勇銳助淮淝鶴唳之聲三萬精强烈焱壁脂膏之燄則軍聲何可以不振必旗旌如雲可以落攙搶劍戟如林可以摧堅利如是而後戰守之功收

用兵有竒有正○用兵無常勢制敵無定謀決機於兩陣相向之間奮智於萬變叢生之頃一有不審禍福隨之與其膠於正孰若參以竒何謂正先時而爲之備隨事而爲之謀蒐苗獮狩兵出於素練糗粮芻茭食出於素備徒庸畚築城壁之脩舉必素風帆[illegible][illegible]雲驟檣艤舟師焉致之整葺必嚴是之謂正何謂竒一事激則一竒生一變興則一謀起兵不必素練而或至於驅市人而戰食不必素儲而或至於因粮於敵城壁不必盡出於素脩而或至於阻山以爲險背水以爲

舟師馬政不必盡出於素講而或至捨舟而用車棄車而用騎是之謂奇正奇並用斯爲善矣

**稽古續議** 漢人教閱之制○漢興以來其當時教兵之法略備焉其在孟秋則乘輿御戎路執弩射牲齎束帛賜武官俾肄孫吳之法習戰陣之技其儀甚設也其在十月則車駕幸長安出南門會五營之士爲八陣之法其事甚重也其儀雖設其說雖別然皆以乘之爲名此漢京師講武之制然爾其在諸郡則每歲八月有郡守郡尉課都試之功凡車騎材官樓船各習焉故漢光祿舉人令諸當試者不得都所免之是已其在王國則講武之秋有內史中尉行都試之事凡平時皆不擅發焉故武帝賜燕王旦書曰非教士不得行召是已此漢

郡國講武之制爾

成周敎閱之制○世皆言古者三時務農一時教兵於是為之說曰先王不明民以黷武也暫而試之足矣何必常閱兵歛而藏之足矣何必常燿武噫殆未深思古人之意耳思昔成周盛時兵農未分執耒耜者皆素練之兵居鄉遂者皆素修之武至於中秋治兵者特大閱之時爾平居暇日則戈甲已選矣旗鼓已備矣無一日不修武備也無一民不知軍律也故成周之兵隨方調發而皆足以備一旦之緩急奸雄其有不懾乎威武其有不張乎

洪祖嘉猷國朝訓練有素○兵不素練與無兵同以不教民戰是蓋聖人之所憂也我太祖之有天下也合禁衛之兵而

按閲之必極其馳射之精而後已又合諸道之兵而訓練之必極其兵力之鋭而後已當是時外以平僭僞内以安京師用此道也我太宗之有天下也一閲武便殿而弧矢之妙凜然可觀一閲軍西郊而軍容之整見者起畏當是時大足以平汾晉小足以閩越用此道也此猶曰開創之始疆埸未平文軌未一不得不然耳而承平以來武備尤警闢練武之場以會射幸飛山之場以閲軍此在眞宗然也因李淑之言而躬閲閲歐陽之言而精練此在仁宗然也置内教場而俾之肄習以營陣法而俾之按試此在神宗然也吳下雖安不可忘戰祖宗之意微矣

講武規模有三○藝祖創業垂統開天地而立人極時則有

大閱西郊之舉有飛山閱砲之幸有玉津閱射之命而太宗繼之築講武臺於城西幸金明池以閱水戰此則以混一之規模而講武也眞宗繼體守文鼓元氣而煦陽春時則御便殿以閱射騎幸飛山以躬訓練而仁宗繼之閱武習戰殆無虛歲便殿親試屢屈帝尊此則以承平之規模而講武也高宗繼體中興奮雷霆而奮百蟄時則閱馬軍於西城命三衙以習射孝宗繼之大閱于白石者二于茅灘者二于龍山者一凡二十八年間舉大閱者五命令整肅中外驚悚此則以中興之規模而講武也

**時文警段**練兵可以制勝〇夫州兵內政之教令被廬鄉南之蒐治已非古人教閱之正而今則無兵之可蒐無卒之可

練矣其可專徇乎古而不圖伯者之奇功乎用闘士而決韓原之勝用罪人而爲雞父之役已非古人什伍之正而今則無闘士之可用無罪人之可驅矣其可偏執乎古而不參知者之騎術乎若乃府衛騎士之私役上下魚書之停廢今名挂兵符身爲官隸非惟內郡豢之邊郡亦豢之矣田卒尺籍之不知江南白丁之難恃今所在雖虛徒餋驕脆非惟守兵如是戰兵亦如是矣而邇年乃有募流民補缺額之請不知欲募流民則財於何而辦欲補缺額則數於何而足如必膠柱乎是則兵力終無可強之時矣誠得制勝之奇方則多亦可用也寡亦可用也增亦可勝也減亦可勝也果何兵之不強哉特在今日參許正而用之

軍聲之懾可慮○比年之軍聲何懾乎精銳銷爽執兵而踞矣攻堅陷陣使醜夷破膽者未之聞志氣凋喪棄甲而走矣摧壓先登使外敵寒心者未之見昔川蜀以義士牌手號梁洋之銳今爲韃鳥驚者義士牌手也昔襄荆以義勇民兵號荆楚之奇今望塵鼠竄者義勇民兵也昔兩淮以忠社義甲號淮濱之虎今聞檄心醉者忠社義甲也高城深池籍兵而守智無死守之固志勁弓強弩給兵而戰誰有决戰之鬭心嗚呼國家養兵越三百年而軍聲不振一至於此憂國者宜爲此凜凜

軍實當加申儆○今日之軍實何如哉冗占借事供應馳驟內郡有役兵猶可也沿邊策何地乎萬竈雲屯所恃以决戰

皆在此而苦於工役曾未教閱何歟坐坊賣餅技巧雜優平世有浮兵猶可也衛今果何時乎千金日費所望以制勝者在此用戀其冗雜略不訓練何歟春水方生游人都試之法可講而不之講冬冰將合則彷徨於周戍之遣矣邊草既青與人戰陣之教可行而不之行塞聚一紅則急迫於衛甲之授矣羽書已緩楚人申討之規可訓而不之訓赤白囊一馳則倉卒於修矛之鍛矣高城深池不脩葺於平時而有警責之守勁弓長弩不扮拽於平日而驅敵食之戰嗚呼列屯坐食何止百萬而軍伍不徹乃至於此訓國者若何而不拳拳

摘語採珠

要欲於視事之所而謂之點兵　器械久鈍務在清明

娛游於閱武之場而謂之按教　騎駒久闕務在番息
足蹈軍門者未必軍律之素明　轅門恬於豢養而不知戰
首戴武弁者未必武事之素習　將吏習於安佚而不知兵
兵可練將可擇而賞賚之典不可斬　氣懦而弧不彎
籍可增額可廢而戰陣之法不可疎　膽喪而肘不運

**當今獻策**武事不立四弊〇夫當人心偷惰之時而舉行乎
講武之盛典此今日之所當先也因人心奮發之機而恢張
乎立武之宏規尤今日之所當急也孰事亦當思今日之武
事乎自我孝宗皇帝二十八年之間五舉大閱之後以至於
今日武事廢弛者垂五十年矣嘉定更化之初南北講解之
後此正上天遺我以立武之暇也而柄臣吹齏於開禧之一

失宴安江沱以兵爲諱視苞苴而授將鉞以厮役而酋行伍
時則吾國之事武以懲創前失而不立女貞之一巢如寄中
原之蟠蚌相持此又上天遺我以立武之暇也而柄臣狹識
倚逋寇而爲忠又彼之器械則甚精我之戈朽鉞鈍則不顧
彼之烏合則甚衆我之將驕卒惰則不問時則吾國之武事
以倚籍逋寇而不立邇者蔡城之役闔帥淺謀不知吾國未
有生聚教訓之實而遽欲沼他人之國倡夾攻借助之說而
誘豺狼於門戸之内是則吾國之武事以淺謀而不立三原
之役闔帥輕舉不知吾國未有車馬器械之修備而遽欲俊
東都之會逞乘虚擣空之計而竟狼狽於風鶴之聲是則吾
國之武事以輕舉而不立

令內侍蕭延皓取廣德兵教習標槍傍牌既成引對便殿寶訓
祥符六年詔在京師諸軍選江淮水卒習於金明池　仁宗
韓朝琦鎮定州倣古兵法作方圓銳三陣指授偏將日月教
習之由是定兵精勁齊一行狀范仲淹在延州料兵分教朝廷
推其法於諸路編年高宗炎建三年上諭宰執欲親閱武曰朕
久命諸將各閱所部人馬以別能否當召卿等共觀[illegible]　孝
宗乾道二年車駕幸候潮門外大教場次幸白石教場杭閱
軍馬政要淳熙末聖旨令兩淮弩手常切閱習務要精熟伺候
朝廷不時點摘姓名前來帶甲拍試考其優劣以議賞罰朝報
先正論選康定元年韓琦言昨諸班中選武藝優者爲寨主
監押然拘於一城未能各適其用欲下陝西諸部司分所試

中人爲逐路教押軍陳以士卒所習精粗賞罰如此則老懦者不能自容勇壯者各思奮身後必主將爭占精兵專爲巳衛也　治平四年蔡挺言渭州裁減諸處占使禁軍二千三百一十六人歸營教閱及拍試武藝乞降詔奨諭令其餘州皆依此施行會要

文集皆軍東萊云人有常言曰兵者治世之所諱也治世之士不言兵治世之民不執兵變刀爲犢變劒爲牛變矛戟爲鉏耰變營壘爲畎畝凡烏占雲祲金版六韜之書皆束之高閣使天下不復知有兵之名然後足爲至治之極嗚呼何其不思之甚邪治世雖未嘗好戰也亦未嘗忘戰也雖未嘗用兵也亦未嘗去兵也

將也齊一齊也管仲相威公九合諸侯其後敗於中行偃敗於郤克非齊兵乎特將非仲比耳秦一秦也白起制其兵以吞六國其後敗於鉅鹿敗於函關非秦兵乎特將非起比耳會稽之兵羽嘗用之羽之後則無聞長沙之兵堅嘗用之堅之後則無聞以是觀之兵之所以未練者兵乎將乎將誠得人則兵可克敵執事毋謂愚言爲迂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孟冬天子乃命將帥習射御角力（記月令）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論語）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左傳）三時務農一時講武習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與金鼓之聲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晁錯傳）

歷代事實 周成王有岐陽之蒐左昭四年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周禮宣王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詩車攻 漢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陣匈賛漢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常以八月太守都尉令丞長史會都試課殿最水處則習樓船邊郡將萬騎行障塞光武省之此兩漢志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置樓船皆歲時講肄修武備刑法志 漢嘗以立秋之日齋束帛以賜武官武官皆肄孫吳兵法習戰陣之儀作六十四陣斬牲之禮名曰貙劉肄兵之禮名曰乘之東漢禮儀志 唐仲冬之月講武於都內遂令將帥簡

軍士除地為塲建旗為和門禮樂志唐太宗初即位引諸衛將卒習射於顯德殿庭諭之曰朕居閒無事則為汝師突厥入寇則為汝將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庭上親臨試中多者乃賞以束帛其將帥亦加上考由是數年之間悉為精銳通元宗元年講武於驪山以軍容不整流郭元振斬唐紹諸軍多震慴失次惟薛訥解琬二軍不動同李光弼治師劃整其代子儀朔方也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而光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本傳郝廷玉善布陳申號令鳴鼓角部伍作進退若一廷玉曰此臨淮王遺法也王善御軍每校旗不如令者輙斬由是人皆自効本傳馬燧遂河東節度使太原承鮑之敗兵力衰少燧悉所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數

育成精卒

皇朝典章太祖建隆二年始講武於近郊太祖既納趙普之謀數遣使者分詣諸道選擇精兵凡其材能技藝有過人者皆收補禁軍聚之京師常躬自按閱訓練皆一以當百沐木記闕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九月上留意戎事每於便殿後苑親閱禁卒取伉健者隸親軍羸弱者分外州自是藩衛之士益以精強　太宗選軍士教以劒舞妙絕如神契丹使至出以示之左右無不惕息　太平興國八年幸西郊講武臺大閱諸軍坐作容甚整　太平興國元年上親閱諸軍參考勞績升絀之上曰兵雖衆苟不簡閱與無兵同先帝訓練之方咸盡其要朕因講習漸至精銳通略　至道元年閱武於便殿　眞宗嘗

揀汰　附　以兵不在多立說

【繳頭】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鬬智不鬬多歐陽公嘗以是告仁宗矣兵患不精不患不多司馬公嘗以是告英宗矣夫二公深於世故者其知用兵之利害悉矣而顧以多兵為慮其亦有見於此者蓋前代用兵每以少取勝以多致敗李陵以五千而勝單于李靖以三千而破突厥以若人而用之亦何貴於兵之衆否則符秦百萬送死淮淝尋邑之師亦以敗聞此祖宗之所深察而二公所以拳拳於此也

【策段】周宣王料民於太原而仲山甫以為諫世儒惑其說遂以為古者之兵出於民而不揀是未知小司徒遂人之屬所謂辨其可任者與其老幼廢疾則固已揀之於平居無事之

先矣況其可任之數如三人二人二家五人中家又各推其壯者以供徒役一人之數乎夫其七人之中既揀其三人五人之中既揀其一人六人之中又揀其二家五人而及其征行也就三人二人二家五人之中又不過推擇其一人而已

然則兵如之何而不精乎

呂源欲用建隆三四年故事按籍親閱武藝黜其無勇者給以材木賜以耕牛處以良田使有歸老之所此最良策蓋以武藝進退之彼自不得而有辭使退有所歸彼又不至於生怨上不失恩下不生怨兩得之矣

夫兵不簡汰其患大矣平居無事有坐食之費方外有警無戰陣之勇聞絕塞荒陬曷嘗不辛酸動容論強藩勁虜曷嘗

令之教閱其文○今之兵容何如哉夫近而三衙本拱皇宮城以爲根本之地也遠而諸軍本屏翰州郡以爲爪牙之計也今試觀之以戈矛器刃自力者幾人以弓弩箭鏃自厲者幾人以心膽膂力自奮者幾人殿步諸司皆市井浮浪之徒諸路禁旅盡田中罷弱之子果能驍勇人人如武椎之軍乎宣借差借占借者甚衆虛額虛名差破者甚濫三司雖有旬教月教春秋大教然反以爲是官吏賞賜軍將燕犒之目何有於較藝諸郡春秋之教雖差按教之官然反以是爲路分鈐轄弄權逞擾州縣之資何有於按閱

**注意收結**練兵貴得主將○雖然其責亦有在也盍亦申儆列屯之主將嚴飭沿邊之守臣耳盖兵一也得人則爲虎不

得人則為鼠有一韓淮陰市人皆驍勇得一李臨淮旗幟皆
精明壯府之兵為天下雄御之者謝玄則東晉無弱兵雄邊
子弟威聲四達臨之者德裕則唐末無驕卒古今安有無用
之兵哉顧用之者如何耳善乎我高宗皇帝之言曰張俊軍
有平江五百人往往率先犯陣其不可用者但未教耳故紹
興初責大將以練軍實而劉錡以八字軍成順昌之捷韓世
忠以背嵬軍成柘皐之捷軍聲之大振如此愚敢以為今日
任練兵之責者勉

當以擇將為先〇嗚呼講求今日練兵之策當以擇將為先
軍得其人非惟可以革冗兵之計訓練特其餘事耳朝為怯
懦暮為剽銳者非兵也將也朝為壯兵暮為敗卒者非兵也

不怖駭自郤耕夫不足給其食蚕婦不能供其衣方且率鍾致石以散哺驕子陵水徑地以姑息兒戲是其爲患不亦大乎胡不取其慵惰而去之胡不擇其羸弱而黜之胡不選其老耄而釋之

**事料** 漢文帝詔曰朕既不能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紀本宣帝詔曰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今復飭兵重屯以勞百姓非所以綏天下也其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紀本光武北軍省中壘胡騎虎賁三校止爲五營光祿勳省戶騎車凡三將及羽林令衛尉省旅賁衛士建武六年罷郡都尉幷職太守無都試之役和帝羌犯三輔則置長

安雍丘二尉永平鮮卑寇居庸則置漁陽營安帝以後盜賊作海邊邊稍稍增兵順帝而扶風漢陽三百塢魏郡常山六百一十六塢　唐高祖自太原發兵三萬及起義兵得兵一十萬及天下既定其願留宿衛者僅三萬人　本朝太祖受禪始簡周代之兵中外揔十二萬　開寶九年上有遷都之意晉王切諫上曰吾將西遷者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　真宗咸平中募戰士至五六十餘萬人天禧嘗與宰相向敏中論及兵冗上曰當議裁損但存精銳數仁宗慶曆五年田況言夫國家所養之兵其上者戰其下者役苟不能堪此則為冗食宜分遣幹臣揀選放停緣慶曆臣僚上三弊五事有曰今天下之財用困乏其弊起於兵興昔漢武帝耀兵單于

臺不過十八萬尚能困其國力況今日七八十萬連四年而不解所以罄天地之所生竭萬民之膏血而用不足也緩龐籍言近世養兵務多而不務精與中書簡汰之法省兵八萬人文彥博與籍同議省兵汰為民者六萬減廩給之半者二萬衆議紛然以為久衣食於官不願為農且習刀刃一旦散之閭閻必為盜賊仁宗亦疑之彥博對曰公私困竭正坐冗兵果有患臣願死之肆仁宗時韓琦為陜西安撫以兵數多而雜以疲老耗用度選禁軍不堪征戰者停放一萬二千餘人儒家伊川云古者兵以少擊衆而取勝者多有以百騎而斬千級者有以十數人而御數百人者至如袁紹以四十萬阻官渡而曹公以二萬取之王莽百萬之衆而光武昆陽之

師纔六千耳乃有在城中者然則止數千人取之耳符堅下淮淝號百萬而謝玄纔三萬人一麾而亂之隋師入陳雖合三元帥九總管凡五十萬兵然不過張形勢以為後駐耳所遣偏將如賀若弼韓擒虎輩分道先入若弼所部凡七總管甲士不過八千韓擒虎自橫江濟采石纔五百人而止耳以此觀之兵衆則易亂適足以資敵是惟全軍不動耳一敗不支則自相蹂踐至如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師至譬之兩人相當一輕捷而一重滯苟輕捷者出入左右之則重滯者必困矣

陣法 (附) 以用之在人立說

**策頭** 孔明祁山之師戎陣整齊魏之朝野恐懼謝玄淝水之

捷部陣嚴整堅謂此亦勍敵蓋戰陣之有法猶棊之有譜也合吾之法者必勝戾吾之法者必負故古之善用兵者必曰我善爲戰我善爲陳戰陳之法不明而曰戰必勝攻必取者吾未之信也

第四段嘗觀古今之陣法矣自黄帝而奇正之名立自太公而步隊之法分孫吳有常山蛇之勢武侯有八陳之圖李靖有六花之號是皆互相祖述而特變其名也然此乃論其制然也若夫臨機制敵有以身陷陳者有背水而陳者有示弱而列陣於後者有直出陣前者有衝其中堅者有三陳破虜者有連陳勝敵者有圜陳外向者有依山而陳者有夾漢而陳者有以兵出敵人陳後者有大呼令敵人陳動者其若是之

不一也此則在人用之何如耳

善爲陳者常中有變正中有奇正之相生常變之迭出敵或擊吾東我則敗其西敵或攻吾前我則出其後倏忽變詐使敵人之不可測古之所謂常山蛇者首擊則尾應尾擊則首應或擊其中則首尾俱應其決勝策功豈不恢恢而有餘哉

**事料** 古今陳法不一 自黃帝因丘井而立八陳之則以天地風雲爲四正陣以龍虎鳥蛇爲四奇陣以中心零奇大將握之爲握機陣 周之始興太公繕其法以二千五百人分爲五方空地四處陳間容陣隊間容隊 唐李靖爲六花陣有兩廂有兩虞候大陳包小陳大營包小營隅落相連曲折相當是成六花而將居中 太宗曰陳數有在中心零者大將

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焉數起五終八何也靖曰諸葛亮以石縱橫布為八行方陳之法即此圖也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陳何又一也靖曰古人秘藏此法或詭設八名爾八陳本一也分為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幡名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例後世僞傳詭設物象何止八而已乎　本朝雍熙中契丹犯邊太宗嘗制平戎萬全陣圖以授大將裴緒又嘗約李靖六花陳為八陳之法

仁宗朝韓琦鎮定州倣古兵法作方圓鋭三陳　神宗熙寧六年上論結隊法以謂今之邊臣曉知奇正之體者已自無人況奇正之變乎且天地五行之數不過五故五陳之變出於自然非強為之耳　神宗朝嘗詔有司習李靖營地用六

花爲七陣又酌古今之宜約李靖之法爲九軍又詔沈括雖九軍爲九陳又用李靖陣法作四衝

兵法　以人法兼用立說

**策頭** 兵以勢合則知制兵不可以其法兵以機動則知用兵不可以泥其法何謂勢分屯布壘左澤右山出沒之有其方進退之有其節首觸尾應而首尾之形有定正動奇翼而奇正之體有常曰方圓曰牝牡曰天衡地軸之分布曰七八九六之經緯皆不外乎八陣之勢故曰不可無其法何謂機量已知彼居逸待勞動靜之相時翕張之視勢示強示弱而強弱非可以定求擊寡擊衆而衆寡非可以常算曰攻守曰動伏曰前後緩急之變化曰長短犄角之相救要皆深察乎一

時之機故曰不可泥其法

**策畧**有增竈以示其強者有減竈以示其弱者則或強或弱有其機也有築營開壘以守其攻者有塞井夷竈以攻其守者則或攻或守有其機也有伐國必六十萬有擒虜者止用三千則用多用少亦有其機有七擒七縱以示悍酋有拔幟囊沙以破勍敵則用奇用正亦有其機有堅臥不動以沮敵氣有連發三矢以定天山或持重或挑戰其機有不同也有破先零必待於屯田有破莎車不俟於再舉或持久或示速其機有不同也

欲和欲鬭以疑其心驚東驚西以分其力餌之以飽其欲驕之以昏其智退避以老其師淹延以飢其衆張其左翼其右

乘其未陳整而向之麾於前鼓於後曰其可圖疾而趍之或拔幟而揠井或決囊而縱炬或添竈減竈之異其行或面水背水之殊其陣或七擒七縱之奇其謀或九攻九拒之妙其機

嘗觀古人言兵法衆矣奇正之相權利害之相傾戰守攻圍之法畧以百數探其說者宜無敵於天下今觀張良之佐漢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而其學實出於太公韓信之用兵戰勝攻取破趙魏下燕齊其鋒莫當而其法皆本於孫武是皆有得於兵法者也然霍去病之屢勝匈奴則謂何至學古兵法張睢陽之堅守其城則謂未嘗依古法則人不專在於法也以至趙括之好讀兵法而卒敗於長平馬謖善論兵法而卒敗於街亭是又法之不足恃也故愚之論曰制而用之

謂之法推而行之存乎人

事斷李靖曰臣按兵法自黄帝以來先正而後奇先仁義而後權譎太宗曰深乎黄帝之制兵也後世雖有天智神略莫能出其閫閾靖曰周之始興則太公實縉其法以四萬五千人勝紂七十萬衆周司馬法本太公法也齊人得其遺法至威公霸天下任管仲復修太公法謂之節制之師諸侯畢服太宗曰儒者多言管仲霸臣而已殆不知兵制乃本於王制也靖曰齊景公時穰苴善用兵尊為司馬之官至齊威王追論古司馬法又述穰苴所學遂有司馬穰苴書數十篇今世所傳兵家流又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種皆出司馬法也太宗曰漢張良韓信序次兵法今失其傳何也靖曰張良所

學太公六韜三略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七書問對孫子武者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試以婦人後有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自刎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太史公曰世俗所稱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史記本 張良得黃石公書乃太公兵法常習讀以說沛公沛公常用其策本傳韓信斬成安君諸校賀曰兵法有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背水以勝何也信曰此正兵法顧諸君弗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乎 霍去病上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如何耳不至學古兵法 唐張巡用兵未嘗依古法勒大將教戰各出其意本傳 本朝太宗覽兵法陰符經謂左右曰此皆詭詐不足以訓蓋奸雄之志也

仁宗嘉祐六年郭固編校御閣所藏兵書　神宗熈寧四年召顧臨問以兵學　五年詔賜王韶御製攻守圖行軍環珠武經總要神武祕略風角集占四路戰守約束各一部餘見

神宗熈寧二年上曰今兵無紀律有紀律則足以勝敵矣安石曰紀律所以自治算數所以勝敵故兵法曰多算勝少算不勝况於無算乎今非但無紀律尤患無算數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七十